

凤凰飞进光棍堂

(六幕花鼓戏)

36.647

陕西人民出版社

凤凰飞进光棍堂

(六场花鼓戏)

徐小强 陈喜林 尹金峰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商洛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字数40,560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统一书号: 10094·416 定价: 0.15元

现代。陕南农村。

剧中人：

陈满堂 年近六十岁。

陈明辉 三十五岁。陈满堂的长子。

陈明珠 二十六岁。陈满堂的次子。

银 凤 三十三岁。陈明辉的爱人。

金 凤 二十五岁。团支部书记。陈明珠的未婚妻。

彩 凤 二十七岁。一个在婚姻问题上挑挑拣拣的姑娘。

金凤妈 五十多岁。

彩凤娘 五十多岁。

姜书记 五十多岁。公社书记。银凤的爹，金凤的舅。

第 一 场

〔陈家院子，两棵梧桐树，苍劲挺拔。院内一青石小磨，陈满堂从屋里撵鸡鸭上。〕

陈满堂 （唱）挨刀的鸡子飞上灶，
发瘟的鸭嘴伸进盆。
撵来撵去团团转，
死活不出门。
猪婆饿的连声叫，
猪仔饿的直哼哼。

拱倒猪圈跑进灶房门，
啃住了我的脚后跟。

哎！屋里头烟熏火燎，小伙子黑头绞脑。我们父子一双半，三条光棍，光棍三条。不是世上的女娃子缺，只怪我头上戴的这顶富农帽！

〔广播喊话：“噢——陈满堂！”

陈满堂 哎！

〔广播喊话：“县剧团要来演戏，公社通知你们四类分子去搭戏台子。听见了吗？”

陈满堂 听见了！

〔广播喊话：“再把你的思想改造保证书赶快送到大队办公室来！”

陈满堂 马上送来，马上送来！明辉！（又向一边叫）明珠！太阳把屁股都晒红了，还不起床？哼！我叫你两个崽娃子偏睡不成！（故意学公鸡大声小声地乱叫）

明 辉 真倒霉，发瘟死的老公鸡。我把你……（顺手摆了一只鞋，正好打在满堂背上，他吓的“哼”了一声。随即走出房门）咳，爹呀，你哪里来的哪些高兴劲？

陈满堂 不高兴还叫我愁死！

明 辉 这富农帽子压得我们弟兄两个都抬不起头来，你还没受够苦哇？

陈满堂 苦？！嗨嗨！可爹我是黄柏树下弹琴，苦中作乐嘛。要象你妈那样气量窄小，恐怕早叫人家都整死了。

明 辉 那你都不想……

陈满堂 我咋没想，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冤枉好人。

明 辉 爹呀！

(唱) 迎春花开遍地黄，
突降寒潮遭冰霜。
爹你莫把往事忘，
历历在目痛肝肠。

陈满堂（接唱） 我在队里当队长，
一年四季苦奔忙。
起早睡晚心操碎，
背走日头扛月亮。
你娘在家做豆腐，
又养蜜蜂又放羊。
勤劳换得幸福景，
鸡鸭成群粮满仓。

明 辉（接唱） 文化革命运动起，
势如风暴卷山乡。
自古枪打出头鸟，
清队清到咱头上。
撤了你的队长职，
从此全家遭祸殃。
我娘闷气上吊死，
家中浮财没收光。
你被管制受批判，
我们成了黑儿郎。
如今只有蒙头睡，
吃好穿烂少开腔。

我的爹呀！如今这世道我是看透了，
好人乖，瞎人歪，越穷越懒吃得开！

陈满堂 这叫啥子吃得开？

明 辉 这叫越穷越革命！

陈满堂 行了，行了！你赶快起来，帮我把豆腐挑到街上去卖。

明 辉 那……明珠也睡着，不会叫他起来去！

（回房去蒙头睡觉）

陈满堂 你……（气得没法，又转身叫明珠）明珠！明珠！你也该起来了。（不见应声，无可奈何地，取纸笔写检讨书）

〔金凤、彩凤从两边上。〕

金 凤 （唱）穿竹林——

彩 凤 （唱）过小桥——

金 凤 （合唱）绕过池塘，

彩 凤 快步来在镇西旁。

金 凤 找明珠到陈家往，

彩 凤 买豆腐

彩 凤 金凤，你上哪去？

金 凤 我找陈明珠商量件事。

彩 凤 我也去他家，正好咱们一路走。

金 凤 好！（向内窥探）

（接唱）他定然鼾睡没起床。

〔金凤、彩凤二人招呼，一同进院内。〕

陈满堂 （抬头）彩凤，你来是……

彩 凤 我妈叫我来买点豆腐。

陈满堂 （又向金凤）金凤，哦，不，不！团支部书记，你是来要我的思想改造保证书吧！写好了，早就写好了，我就送去！

金 凤 (故意板着脸孔, 拿出手电筒) 你家明珠干的好事!

陈满堂 (接手电筒一惊) 哎呀, 我的天哪! 这是我家的手电筒呀, 明珠他在外边闯祸了?

金 凤 你先把 he 叫起来!

陈满堂 是, 是, 是! 我给你叫。(恼怒地) 明珠, 你 给我快起来!

明 珠 (在窗口) 哎呀! 我么样今天睡失觉了 哇! 哥, 我的鞋呢? (从屋里反穿衣服, 脚穿一只鞋跑出)

陈满堂 (气愤难抑) 明珠, 平时我是怎么对你说的? 不管到哪步天地, 咱都要做个正正派派的人。咱不能干那见不得人的事情。可是你, 你全当作耳旁风……

明 珠 我……

陈满堂 你深更半夜不落屋, 干啥子去了? 我打死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举电筒打, 金凤挡住)

金 凤 瞎, 你莫打人嘛。他察看稻种出芽率, 干的好事嘛!

陈满堂 哎呀! 金凤, 你刚才进门那阵子把我的魂都吓掉了, 出了一身冷汗, 现在还没干。

〔明珠切一块豆腐给彩凤。彩凤接过。

彩 凤 大伯, 给钱。(递钱)

陈满堂 算了吧, 这点豆腐还要么子钱!

彩 凤 哪怎么能行?

陈满堂 嗨! 看你这姑娘。你妈常来帮我们缝缝补补的……快拿回去吧!

彩 凤 好! 那, 我走啦。(下)

〔明珠上。

明珠 金凤，你找我有事吗？

金凤 要你参加我们科研小组，再莫要一个人偷偷摸摸的搞了。

明珠 要我参加？

金凤 对！

明珠 我还是不参加的好。

金凤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怎么说不参加好？

明珠 我不能连累你们。

金凤 我看透了，无非还是你那个富农家庭出身的包袱。怕什么？富农家的孩子就不能为四化建设出力流汗？

陈满堂 参加吧！只要人家把咱当人看待，咱还有啥不愿意的。

金凤 （对明珠）把你的笔记本贡献出来，作为参加咱们科研小组的礼物，好吗？

明珠 好！我给你拿去！

〔二人进屋。明辉上。〕

陈满堂 真是个好姑娘。我明珠娃要是能找到这样一个好姑娘……那才喜死人哩！

明辉 人家金凤是团支部书记，他舅又是公社书记，咱们是四类分子、漏划富农，跟人家门不当户不对。你就别作梦了！

陈满堂 唉！这倒是个实话，不可能，不可能。咳！那把彩凤给明珠说上，兴许差不多。对！我还是抽空给金凤妈说一下，请她给帮帮忙，搭个桥。

明辉 彩凤那女子的眼头可高着哩，你还是……

陈满堂 我看没麻达。前几年她和咱们住在一起，两家是好邻居，能成，能成！

〔二人下。银凤满腹忧愁地上。〕

银 凤 （唱） 过门十二载，
整日头难抬。
凄凄惶惶熬岁月，
暂回娘家来。
路过陈家大门外，
双目含泪空徘徊。

〔银凤思想激烈斗争着，终于鼓起勇气进了陈家门。明辉 出屋碰见银凤。〕

明 辉 你……

银 凤 我知道你恨我，现在就痛痛快快骂我一顿吧！当初都怪我爹，如今……

明 辉 如今你是身贵名显的官太太喽！

银 凤 ……

明 辉 这里是是非之地，你……

银 凤 你怎么啦？只管那样说话。

明 辉 我如今是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坏了头，经不起半点风言风语了。

银 凤 你听我说……

明 辉 算了吧！

（唱） 风筝断线不能返，
马前泼水收回难。
你是那牵牛花顺藤上，
为何又来把我缠。

劝你速离莫久站，
免得我家受牵连。

〔明珠，金凤上。〕

金 凤 银凤姐！

银 凤 金凤……

金 凤 明辉，我表姐到这里来，还不是为了你吗！

明 辉 我……唉！

金 凤 难道你就真忍心这样对待她？你俩当初……

明 辉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金 凤 如今……

明 辉 事到如今还有啥说的，还是请她离开这儿！

银 凤 金凤妹，你别说了……

〔银凤疯颠似地跑下。〕

金 凤 银凤姐！银凤姐！（追下）

明 珠 哥！你，你太无情了！

明 辉 （痛苦地）我无情？我看无情总比有情好。

明 珠 不管怎么说，你不该撵她走。

明 辉 为了你，为了咱年迈的父亲，我不能给咱家再招祸了。

明 珠 你……

明 辉 我的好兄弟！时至今日，我心里的话不能不对你们说，你再莫要跟金凤粘在一起了！

明 珠 我们在一起搞科研，光明正大，怕个啥？

明 辉 你当我没看出来？你心里是已经在想着她，爱上她了！

明 珠 想就想，爱就爱，又怎么样？难道还叫我陪伴你打

一辈子光棍不成？

明 辉 我何尝不想让你早点找个好媳妇，也能给咱爹帮个手。可是你也不想想，金凤她舅当初不同意我和银凤的婚事，如今又怎肯把他的外甥女嫁给你？你这样下去，免不了要和我一样的下场。唉，一个红，一个黑嘛。

明 珠 ……

〔满堂端着面盆上。〕

明 辉 明珠呀！与其那时流眼泪，不如现在就分手。

明 珠 那咱们弟兄都这样过一辈子？

陈满堂 明珠呀，你哥的话也在理。我看彩凤娘对咱蛮不错，就请人把彩凤给你说说。

明 珠 （不耐烦地）你们都别操那闲心，我的事不要你们管。

陈满堂 不管？我咋能不管呢，难道眼看着咱家断香火吗？
唉！（用双手捂脸）

〔广播喊话：“喂！陈满堂，你是咋搞的，怎么还不快来搭戏台子？！”〕

陈满堂 （抬起头，满脸是面）来了！来了！
（跑下）

——幕闭

第 二 场

〔二幕前。银凤神情凄凉地上。〕

银 凤 （唱） 冷水浇心心更愁，

愁云恨雨几时休？
明辉啊——
多年恩爱你全不念，
铁石就此丢心如！
鸟儿知情也怜伴，
你却无情不回头。
纵然我有千般错，
你也该——
恨我谅我把你留。
银凤我——
愁怨满腹无处诉，
漂泊苦海驾孤舟。
心事悠悠无主意，
何处奔走何处投？

金 凤 （急上）表姐。

银 凤 金凤妹！（哭）

金 凤 表姐呀！

（唱） 表姐莫要太悲伤，
莫把泪水肚里装。
并非明辉无情意，
他也是——
屡受挫折遭冰霜。
枯草发芽待春来，
到那时——
树成连理人成双。

先到我家住几天。凤姐！（二人下）

〔二幕开。金凤家。青竹枝翠欲滴，摇曳窗前，金凤妈坐在石凳上纳鞋底。

金 凤 妈！

金凤妈 哎！

〔二人进院。

金凤妈 哟！银凤回来了，快进屋里坐！

金 凤 姑妈！

金凤妈 可怜的孩子！当初都怪你爹，糊里糊涂地答应把你嫁给那个曾有全。这次回来，就住在姑妈家。

金 凤 可我爹他又要……

金凤妈 这回可不能由他作主了！好了，金凤快叫你姐到屋里坐。

〔金凤、银凤欲进屋，金凤妈随后。姜书记上。

姜书记 银凤！银凤！

金 凤 大舅！

金凤妈 哟！兄弟，你这个公社书记大忙人，今天咋有功夫到这儿来？

姜书记 姐，我是来找银凤的！

银 凤 爹！

姜书记 银凤，快回去！你妈在家等你哩。

金凤妈 孩子刚回来，就让她在我家住几天。哎，你也莫走，今天就在这儿吃饭。金凤，招呼你舅到屋里，我做饭去。

〔转身进屋〕

金 凤 大舅，到屋里坐吧！

姜书记 不了。

银 凤 爹，你叫我回家有什么事吗？

姜书记 我和你妈给你……你回来商量商量吧！

银 凤 不，不！从今后你不要管我这些事。

姜书记 嗯！我不管谁管？

金 凤 大舅，我倒是给我表姐瞅了个对象。你看行吗？

姜书记 你先问问你银凤姐吧！

金 凤 对，让我银凤姐自拿主意。大舅说话算不算数？

姜书记 算数！

金 凤 不反悔？

姜书记 不反悔。哟！你这个女娃子咋么样罗嗦哇！

金 凤 好！大舅，表姐！

（唱） 此人正直又勤恳，
天性憨厚又聪明。
年龄正当三十五，
半生已过未娶亲。

姜书记 你认识？

金 凤 认识。

姜书记 银凤，你也认识？

银 凤 （点头）

金 凤 他们早就认识！

（唱） 多年知音情意重，
寒窗伴读十二春。
青梅竹马两无猜，
并蒂相爱心连心。

姜书记 还是老话，只要你银凤姐同意，我就没意见！

金 凤 不变？

姜书记 不变。

金 凤 不悔？

姜书记 不悔。

银 凤 (唱) 都只为——
家境突变遭不幸，
金 凤 (唱) 清队补划高成份。
苦痛摧打她心碎，
大舅你——
逼得鸳鸯两离分！

姜书记 啊！莫非你们说的是……

金 凤 陈明辉！

姜书记 不行！不行哪！

金 凤 哎！大舅，你连答应了两遍的话，怎么转眼就不算数了？

姜书记 不是舅舅说话不算数！你想这可能吗？

金 凤 为啥不可能？

姜书记 舅舅我好歹是个公社书记，怎么能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富农家呢？你没想想，现实能允许吗？

金 凤 谁都知道他家的富农帽子戴的冤枉。难道你心里不清楚？

姜书记 我清楚，我比你清楚的多！

银 凤 那你当时为啥不替他说句话？

姜书记 说有啥用！当时为你和明辉的婚事，工作组再三找我谈话，要我考虑党性原则、阶级立场，逼着我让你与明辉退了亲。

金 凤 我看透了，无非是怕丢你的乌纱帽！

姜书记 （哭笑不得）唉！舅我干了三十多年了，还不够个九品芝麻官。我不会往上爬，也不怕丢官。可我不能丢掉党性原则、阶级立场呀！

金 凤 那现在……

姜书记 现在他家依然是富农，富农就是专政对象。所以，我不能让银凤才出火坑又进火海！（气愤而下）

〔银凤哭跑下。金凤跟下。静场。陈满堂上。〕

陈满堂 （唱）喇叭叫骂人，
吓掉我的魂。
心里筛糠颤，
耳朵扯长逮讯音。
我当又要挨批斗，
才是搭戏台子要用人，
我才放了心。
太阳当了顶，
家里乱纷纷。
饭没吃到嘴，
猪娃子饿的哼。
搭戏台子催的紧，
一路小跑出了门。
顾不得，
腰酸腿痛浑身困。
怕的是，
怠慢公差大祸要临身。
十几年，
办事小心又谨慎。

挣断筋骨，
只求当个老实庄稼人。

金凤妈 （出屋）她满堂伯！

陈满堂 啊！（回身）

金凤妈 哈哈……你这个老家伙，这样打扮到哪里去呀？

陈满堂 公社叫我去搭戏台。

金凤妈 只怕还要登台唱戏吧？

陈满堂 唱戏？

金凤妈 要不唱戏，么样把粉擦到脸上去了？

陈满堂 啊！是面，是面。

金凤妈 唉！你么样糊涂成这个样子？

陈满堂 唉！

（唱） 做饭洗衣又拐磨，
家务事情真罗嗦。
灶前灶后都是我，
偏又少个当家婆。
饲料倒下锅，
给猪煮吃喝。
腾出双手忙揉面，
广播里喊我去做活。
心里着急手乱抹，
呃，呃，呃……
抹出了几个白坨坨。

金凤妈 （唱） 单身汉子实难过，
你就该下死劲找一个当家婆。

陈满堂 （唱） 南瓜开花顺地拖，